



散文

游记

古城牡丹

○贾维平



人在牡丹丛中笑。(高伟东 摄影)

文化中国行

偶然在无棣坊间听说了一句话“远观绿色、近闻竹声、醉拥牡丹”，大概是论及无棣古城，但却不知其何意，一直萦绕在怀，遂择一清晨探其究竟。

之一：绕翠倚声

清新的空气里透着一丝香甜，越是临近古城，这种香甜的气息就越加浓郁。放眼望去，绿色如黛，浓重得似乎要成堆地滚落下来。阳光初照，映衬着荷花湾水面，微风掠过，粼波轻荡，犹如上街赶市的少女，喃喃的细语，欢快的跳跃。荷叶刚刚铺开，绿得有些粗粝，好像颇具棱角的感觉。而岸边的大树、灌木则绿得有些细腻。这种缜密的绿意组合，围绕古城周边，错落有致，层层叠叠，既粗率豪放，又细中见柔。这样不同性格、不同介质的绿，竟然能够和谐地融结在一块儿，是应该感谢大自然的造化，还是应该感谢能工巧匠的精心布局。

城外翠意掩映之中，生出更多好奇：坊间所言的竹声和牡丹究竟在何处？

走近城门，历史的沧桑和岁月的沉静扑面而来，恰如一部厚重的史册，被一双巨手翻动，呼呼生风。城内青石街面上走来几位老者，身穿军绿色练功服，横握宝剑，不疾不徐，犹如巡城的老军，从历史的深处跨越而至。迈过门槛，隐约听到了近乎琴瑟的声音，时低时高、时张时弛、时浓时淡。空灵婉转的吟唱，宛若大自然拍打着节拍欢迎天地奥秘的探访者。循声找过去，发现在青砖灰瓦垒砌的花墙旁，一蓬蓬棕竹扎煞着手臂，婆娑摇曳。风弹竹叶、气运竹间，回旋激荡、声协宫商，拨动心弦的声音如潺潺流水，缓缓泻出，仿佛在竹丛背后端坐着一位长者，正在恭肃地演奏，轻拢慢捻抹复

随笔

重阳佳节倍思亲

○李华香

重阳佳节倍思亲。冷风过后的秋日，天空如洗过的画布，恢复了它特有的宁静与深邃。阳光温柔地抚摸着大地，穿透了泛黄树叶的缝隙，如同毛茸茸的金线，沿着生命的脉络缓缓流淌，将岁月的痕迹清晰地勾勒出来。这份宁静中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哀愁，仿佛自然对生命无常的深刻体悟，触动着一个敏感的心灵。我站在被阳光轻抚过的窗边，心中涌动的情感，既有对生命美好的赞颂，也有对生命终将消逝的无奈与哀伤。这，或许就是生命最真实、最常态的写照。

回想起我最早意识到生命有终点的那一刻，是我二姑小翠的离世，那是关于亲情、关于生死的深刻记忆，它像一道烙印，永远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。其实，在我二姑去世后的第三年，也就是我大四那年，我曾经写下一

些关于二姑的文字，后来兜兜转转居然搁在光盘里没有完全写完，现在翻找出来，记忆又涌上心头。多年前，二姑的身体开始出现不适，起初是在县医院，一番检查下来，却未能找到确切的病因。家人心急如焚，最终决定前往省城济南寻求更专业的治疗。叔叔帮助联系到了省城的一家知名医院，在那里经过一系列的检查，二姑被确诊为肺癌，当时已有扩散趋势。

那时的我正处在高三这个人生的重要转折点，学习压力巨大。即便如此，我也总是尽可能地抽时间去看望二姑。有一个周末，我骑着自行车，穿过惠民县李庄镇辖区的黄河大堤，从我的故乡齐家村来到了二姑家所在的杨家村。记忆中，那天的阳光也是这般温暖而柔和，但二姑的面容却已失去了往日的红润，变得蜡黄而消瘦。

她躺在床上，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无力地抬起手，指着她那因疾病而显得松垮的双腿。我从书包里掏出特意为她准备的巧克力，心里想着，或许这些她未曾尝过的甜蜜，能给她带来一丝慰藉。

二姑一生勤劳，家里的几亩田地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。除了种植粮食，她还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，以此来补贴家用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在她家住下了，清晨时分，天还未亮，二姑就悄悄起床，去田里割韭菜。回来时，裤腿已经被露水打湿，但她顾不上这些，只是简单整理一下，就继续忙碌起来。二姑则负责将这些新鲜的蔬菜运到集市上去卖，一家人虽然辛苦，但日子却也过得充实而温馨。然而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个勤劳善良的女人。2002年的一个昏暗的日子，年仅44

岁，感受那种状若无形、似水似绸、柔嫩润滑的美妙，慢品静享国色天香，体验“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的心境。工作人员看我久蹲不起，急忙过来叮嘱不要采摘花朵。他们哪里能够体会到，一个人一旦对景物动了真情，保护欲被激发出来，是不可能忍心施加伤害的，更难以容忍他人染指芳华。

他处芳菲皆有韵，古城牡丹自不同。游览过不少以牡丹为主题的园林，有大有小、有南有北，但像这样粗中见细、小中见奇、凡中见巧的迥异风格究竟怎样营造出来的？带着疑问，就势与工作人员攀谈起来。

之三：遐哉永年

牡丹园内的工作人员比较热情，在说了“用心用力”之后，便详细介绍起来。据说，牡丹园连同原有及新栽植的牡丹和芍药，总共60个品种，寓意吴式芬在世60周年。园子里共栽植228株，寓意吴式芬诞辰228周年。我好奇地又问，牡丹园为什么栽植芍药，又为什么择定228周年赋以诞辰寓意呢？他们爽朗地笑着解释，牡丹和芍药同科同属，远在秦汉时期，牡丹才从芍药中分支出来，被称为木芍药，重要的是两种花会互相授粉，通过杂交会出现新的品种。牡丹花期较短，混合种植也可以延续花期。选择228周年作为牡丹园的寓意节点，是因为从今年开始，古城管理运营进入新时段，县里依托故居将开办吴式芬家族金石文化博物馆，恰逢吴式芬诞辰228周年。

随着高煦的阳光，进入园子里的人流逐渐拥挤。我恋恋不舍地举步，即将离去的瞬间，突然想起了韩愈的诗句“陵晨并作新妆面，对客偏含不语情”。是呀，古城牡丹不仅仅是一种花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，在纷扰的尘世里，能够让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，静下心来，感受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真谛。它们用自己的美丽为古城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，也为人们的心灵带来了一份慰藉。

那时的我正读大学，甚至没能亲自送她最后一程，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。

每当夜深人静，或是像这样秋风萧瑟的日子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二姑，想起她那温暖的笑容，想起她辛勤劳作的身影。爷爷奶奶在世时也时常念叨二姑，他们总会默默流泪，表达对逝去女儿的深深思念。在他们看来，二姑是个“没有享福的命”的孩子，言语间充满了无限的惋惜与不舍。

生命，就是这样这样一个既美丽又残酷的过程，它让我们体验到了爱与被爱，也让我们学会了面对失去与告别。对二姑的想念，让我更加珍惜眼前人，更加深刻理解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。

像一棵树站成永恒

○卞滢滢

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了，我爱上了到公园散步。公园离我家很近，步行四五分钟就到了，可就是这几分钟的路程，几年前对我来说，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，那时的我每天步履匆匆，忙于工作，无暇旁顾。

那几日，身边发生了一些事，内心颇不平静，就想一个人捋捋思路。于是“扔”下顽皮的孩子，放下手机，独自奔向公园。

五月的公园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景色宜人。踏着鹅卵石铺成的小路，满眼都是绿树红花，尘尘缕缕的阳光温柔地倾泻在绿叶上，从叶间投下斑驳的光影，印在地上深深浅浅的圆片，忽明忽暗，影影绰绰，别有一番情趣。耳边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，打破了这安逸的气氛。不远处就是碧波荡漾的人工湖，绿水逶迤，芳草萋萋，那时内心的焦虑一下子像被阳光碧水清洗过，变得明媚起来，也是从这时开始，我竟然爱上了这个幽静的好去处。

从那之后，只要一有空闲，我就会光顾那里，有时是晨跑，有时是夜游，有时是结伴，有时是独处，有时在那里听书，有时在那里沉思……一切都那

么惬意悠然而畅快自得，似乎这是我们前世的约定，久别重逢，心照不宣，充满期待。

公园里是幽静的，也是深邃的，如一位阅尽沧桑的老者，宽容仁慈。那里的一条小路、每一座亭台、每一丛翠竹、每一处景点，都入我心。那姹紫嫣红、花团锦簇的春日，让人感觉如在画中游；那荷香袅袅、蝉鸣阵阵的夏日，彰显出生命的奔放；那缕缕秋风、落叶飘飞的场景诠释着金秋的风韵；那银装素裹、白雪皑皑的冬日让我体味到灵魂的沉寂。

不过，最让我入心的还是公园里的一棵棵有名或无名的树。公园里的树很多，有“依依弱态愁青女，袅袅柔情恋碧波”的杨柳，有“著雨胭脂点点消，半开时节最妖娆”的海棠，有“何当凌云霄，直上数千尺”的松柏，还有榆树、紫薇、桂树、银杏……举目四望，宛如置身绿色的海洋，此起彼伏的绿波在心头荡漾开来。

每次看到这些巍巍然、郁郁葱葱的绿树，心里总有莫名的感动，似乎看到了岁月的轮回、人世的浮沉。春天，它们嫩芽初绽，袅袅低垂，静静生长，

不与桃李争芬芳；夏天，它们努力扎根，默默挺立，给人们带去阴凉和清爽；秋天，它们把公园装扮得金碧辉煌，满地飘零的树叶安然入地，悄然离开，不作任何缠绵凄切的丝毫留恋；冬季，它们在公园里恬静地等待和沉默，从不焦躁，从不抱怨，寒往暑来，一如既往。

树是倔强的。我曾见过一棵树干被掏空、枝头树叶依然苍翠的树，那庞大的身躯向佝偻着，好像岁月抽走了它的骨头，但它从没有倒下，依然昂首屹立在那里，枝头的嫩叶在风中晃动，好像一个个绿色的小精灵在打着拍子跳舞，焕发出勃勃生机。我见过在风雨中战栗的树，枝叶被狂风暴雨“抽打”得东倒西歪，甚至折断，但它的树干始终平静安详，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，没有无能的挣扎和控诉，有的只是坦然和从容。它们深知这是生命本应接受的考验，是生之为树的真正底色。树又是不屈的。它们经风雨而不倒，经霜寒而不枯，那伟岸的身躯，那粗壮的树冠，那风中婆娑的树叶，都在诉说着光阴的故事，弹唱着属于自己的歌。

眼下已是深秋，曾经绿得逼人眼

睛的草尖已渐渐枯黄，一大片一大片满地都是的，而身旁的大树依然风姿绰约、葱葱郁郁，一片葱茏。它们绿得铺排，绿得粗壮，绿得豪放，绿得有性格，绿得有风骨。我常常在想，秋已深，绿了那么久的树为何还能这样拼命地活着？

时光不语，却回答了所有的问题。树无声无息却有万般情思，想必知道深秋的凋零、寒冬的消杀终究要来，所以抓住秋的尾巴，拼命释放它们的激情，给人们更多一些绿意、生机和希望，让人感到生命的勃发、人间的美好。也许有人说，不就是一棵树吗？除了绿，还有什么？是的，树和娇媚的花儿相比，谈不上妖娆妩媚，更不会引人注目，但它有坚韧的灵魂、不屈的品格、傲人的风骨。

人生当如树，该发芽时就吐绿，该生长时就茂盛，默默地站在那里，你来或者不来，它都那么站着，那么绿着，活着给人们创造阴凉，死后也可做栋梁。忽然想起作家三毛说的一句话：“如果有来生，要做一棵树，站成永恒，没有悲欢的姿态，一半在尘土里安详，一半在风里飞扬。”

寻找柳杉王

○路秀华

2021年7月的一天，我陪女儿乘飞机去福州考试。两个多小时后，飞机降落在长乐机场，我们双脚踏上了八闽大地。

无论在机场，还是在出租车、宾馆、快餐店、商超，我们接触到的人大部分说普通话，加之如同“拷贝”般的摩天大楼，这些都跟家乡并无两样，唯一提醒我已离家乡近三千里地之遥的，是路边那些硕大的榕树，福州因此又被称之为“榕城”。北方的白杨、柳树、槐树，与之相比简直“小巫见大巫”，路边随便一棵就几乎能把几个店铺遮掩起来。

第二天女儿去考试了，我在外面等得无聊，在高德地图上搜“附近景致”，发现离学校不远便是西禅古寺，于是在导航的指引下信步找去。古寺始建于唐咸通八年，为福州五大古寺之一，后来屡经兵燹风雨，经数次重修才有了人们现在看到的模样。从侧门进去，往西不多远便来到了寺南大门，在大门和售票处之间有一个阔大的方庭院，里面东西南北四角各植有一株大榕树，比街上看到的还要苍宏宏大，其树冠在空中相连，枝条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，将整个天空遮得严严实实。外面烈日当头，院里阴凉温润，枝干上垂下无数条须根，随风飘荡，仿佛远古的思绪在跟游客“窃窃私语”。寺中佛殿、佛堂、佛塔，气象庄严，诸处无不令人心生虔诚。此处不必多说，单说里面的古树更令我流连忘返。很多历史悠久的榕树，还标有种植年代。寺中的荔枝树更是久负盛名，其中一棵种植于宋代。寺中有一湖，沿湖心桥往里走，过半余那里有一株大榕树，一棵树分出好几个枝杈，树冠如硕大的绿色祥云，一部分分置在岸上，一部分分置在湖上，湖上的枝干有些用水泥桩支撑着，远看竟疑为树干生在水里。

女儿考试结束后，我们两人商议坐地铁去鼓岭公园游玩。福州地铁站台有三种语言：普通话、英语、福州话。第一次听福州话感觉很新奇，但闻其声，莫辨其义，那声音抑扬顿挫，比吴侬软语多了一些铿锵，比粤语多了一些柔媚，仿佛从三坊七巷榕树浓荫中款款走来的越女明艳的脸庞。

位于福州市晋安区宦溪镇的鼓岭，海拔800余米，19世纪外国传教士陆续来此盖别墅避暑，20世纪30年代形成规模，鼎盛时期有三百多幢风格各异的别墅。有住宅、教堂、医院、网球场、游泳池、万国公益社、大梦书屋、夏季邮局等，其中万国公益社是中国最早期的会所，歌舞厅、化妆室、更衣室等配置齐全，邮局也开了中国之先河。这些房子因山就势，大多用青黑白不同颜色石头砌成，充满波希米亚异域风情。遥想当年，这里各种肤色各种语言各色人等，欢声笑语，歌舞升平，一派繁华景象。据说，后来战争频发，别墅的主人渐渐离散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很多别墅已经坍塌不见，留下的现在保管完好，经过重新修复，已成为供人们旅游观光的避暑胜地。

我们沿着木栈道拾阶往山上走着，举目远眺，隔着山谷可见对面山岭上的梯田。山中处处皆景，然而最令我心驰神往的是“柳杉王公园”，硕大的榕树已让我大开眼界，在这里与之相比还有什么树可以称“王”呢？路边标识牌显示我们已经在柳杉王公园附近，我不由得留心观察。山路愈加崎岖陡峭，我和女儿气喘吁吁，走几步歇一歇。前面有一棵树比周围的都粗大高猛，势入云天，是它吗？可没有任何标识，想来不是。继续前行，又有一棵“木秀于林”，树干上又横生出向上的几个枝杈，气势奇雄，就在大梦书屋旁边，但名称“树王”也有些牵强。继续往上走，山回路转，终于看到了写有“柳杉王公园”几个大字的石碑坊，其后是一块巨石，上面刻有柳杉王的介绍——柳杉王，已有1300年历史，它在根部中一分二，二树干又在空中相互缠绕，就像一对恩爱的夫妻，所以又被称作“夫妻树”，象征着忠贞的爱情。

我们早已饥又渴又热，还要赶下山的大巴。正好有游客经过，我赶紧向他问路，他告诉我沿着石碑坊左手边的小路走，很快就到了。我按他所说，蹒跚到石碑坊左侧，那里果然绿树杂草掩映着一条窄窄的石径，循着它走不多远，眼前豁然开朗，正北面不远处有两块巨石，其间一线缝隙可过人，其上共举一块小石，真是别开生面。再把视线转到西面，这一看简直惊得我目瞪口呆，我仿佛一下子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。只见一棵高可参天，宽可盈目的大树，其高、远、大超出我的想象，因为离得稍远，太阳又有些耀眼，只能看到它的轮廓，渐渐靠近，又被又宽又密的绿化带遮挡，这时已然不能看到它全貌了。我想用手机记录下它的庞大，横拍不能兼顾其树冠和根部，竖拍拍不到两侧枝叶，昂首录像，它在阳光照射下的身影时明时暗，似雾似霞，如梦如幻。

在它面前，福州街头那些遮挡数家店铺的榕树，还有西禅古寺院内庭院里和湖畔的榕树，都变成了“小儿科”。我见过北京好几处公园里的古树，经历史的沉淀，苍劲厚重；曲阜孔庙的槐树，庄重肃穆；日照浮来山的千年银杏，祥光瑞霭；而现在这棵矗立在山巅的柳杉王，则奇瑰魔幻。

在1300多年漫长的岁月中，聆听者西禅古寺的暮鼓晨钟，面对着鼓岭上外国传教士的来来去去、人世间的沧海桑田，还有今天的太平盛世、络绎不绝的游客，柳杉王如一位悟道的智者，将一切尽收眼底，却依然泰然自若、默然不语。吴均在《与朱元思书》中写道：“鸢飞戾天者，望峰息心；经纶世务者，窥谷忘反。”在柳杉王面前，个人的那些小确幸、小伤感、小惆怅，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。

